

中國大學通識教育：理念與現實

曹莉*

清華大學

本文以清華大學為主要實例，試圖回顧和梳理中國大學通識教育的發展歷程，闡述在不同歷史階段所發展的理論基礎和現實訴求，並結合國外大學通識教育經驗中可借鑒的元素，指出在當代中國高校開展通識教育，不僅需要進一步在理念上達到高度共識，還需要在操作層面盡快提出符合中國大學辦學理念和實際的有效方案，以改善目前通識教育普遍面臨的「猶抱琵琶半遮面」局面。

一、理念與共識

一般認為，通識教育源於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提出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思想。亞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學》（*Politics*）¹中主張，自由人受教育的目的在於發展理性和心智以探求真理，它以受教育者不為生計所迫為前提，以自由地進行純理論的「沉思」為理想。中世紀大學的自由教育以文法、修辭、邏輯、算術、幾何、音樂和天文等「七藝」為主要內容。進入文藝復興之

*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外語系教授、清華大學國家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副主任。

1 亞里士多德：《政治論》，第八卷第三章。

後，歐洲大學便明確以人文學科——主要是古希臘語和拉丁語，以及用這兩種文字撰寫的文史哲藝等經典著作——作為自由教育的主要內容。1828年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發表的「耶魯報告」（the Yale Report）²，著重討論了自由教育和學院制（liberal education and collegiate life）、自由教育和古典課程（liberal education and the classical curriculum）之間的關係，闡明大學教育的實質是以古典人文教育為核心的「自由教育」或「博雅教育」。十九世紀的英國教育家紐曼（J. H. Newman）繼承和發展了自由教育思想中的理性主義和古典人文主義傳統，於1852年出版了舉世聞名的教育專著《大學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提倡大學的理想不應是傳授實用知識和技能，而是以文理科知識為主的「博雅教育」，它以「正確的推理來培養人的理性，使之接近真理」。紐曼的《大學的理念》及其所倡導的「自由教育」理想，即是以古典人文學科教育為主要內容和以注重理性的開發為主要內涵，這理想在當時及其後的世界教育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隨著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科學技術進步，學科和專業分類迅速成為歷史必然，對專門人才的培養進而在現代大學裏得到空前地強調。但是，隨著人類社會不斷向前發展，專業細化、學科分隔所帶來的諸多弊端日漸明顯，不容忽視。因此，自由教育或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自二十世紀初期，先後在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芝加哥大學（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耶魯大學、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和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等一系列頂尖大學裏，分別以「西方文明」、「當代文明」、「名著」等課程，以及「哈佛紅皮

2 Committee of the Corporation and the Academical Faculty, *Reports on the Course of Instruction in Yale College* (New Haven: Hezekiah Home, 1828). 一般簡稱爲「耶魯報告」（the Yale Report）。

書」等報告的形式被提上議事日程，並一直持續至今，成為各主要研究型大學和文理學院的看家法寶。

以「人格教育」為核心的通識教育理念在中國也有著悠久的歷史，儒家經典第一部《大學》就開宗明義地指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³換言之，大學應培養德才兼備、有理想、有責任心、有才幹的高素質人才，以報效國家和服務於民。1941年，時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的梅貽琦在〈大學一解〉中精闢地指出：

竊以為大學期內，通專雖應兼顧，而重心所寄，應在通而不在專。……通識之用，不止潤身而已，亦所以自通於人也，信如此論，則通識為本，而專識為末，社會所需要者，通才為大，而專家次之，以無通才為基礎之專家臨民，其結果不為新民，而為擾民。⁴

他還特別指出工科教育在適度技術化之外，還要取得充分的社會化與人文化，此為工業化的最核心問題。在當時的情形下，提出這樣的育人理念，可謂高屋建瓴，切中時弊，老清華人才輩出的一個重要原因概在於此。⁵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認為，在人才培養上，大學無不以培養通識博學、具有高度教養和全面發展的通才為目標，他們具有較為完滿的人格追求，有別於專門教育訓練出來的思想狹窄、單薄的技術專才。⁶因此，他主張中西融合，兼容並包。然而，以上通識教育的理想，在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史上曾有較長時間的斷層。上

3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大學章句》。

4 梅貽琦：〈大學一解〉，《清華學報》，1941年，第13卷第1期。

5 轉引自胡顯章：〈努力以科學的大學理念推進文化素質教育〉，刊於《新清華（增刊）》，2005年10月20日，第1版。

6 蔡元培：〈發刊詞〉，《北京大學月刊》，1918年，第1卷第1號。

世紀五十年代初，由於國民經濟和工業發展的需要，中國內地的高等教育經歷了「1952年院系調整」，當時曾倣仿前蘇聯專才教育的模式，本科教育一度以專業教育為主導，主要表現為工程技術專業教育的學生一般缺乏人文教育，以及以人文教育為核心和全人教育為宗旨的通識教育普遍受到忽視。院系調整和專才教育模式雖然有其歷史必然性和社會合理性，但由此引起的部門辦學、學科分隔、重理輕文、專業先行、技術至上等弊端均直接影響了大學培養全人的理想和目標。

針對中國內地高等教育過分強調專業教育，忽視大學生綜合素質教育的現實狀況，高等教育界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加入了關於素質教育的討論，有關人才培養的理念從重視人才的專業知識轉為重視人才的綜合素質和能力。1995年9月，在教育部的指導和推動下，「全國大學文化素質教育協作組會議」在華中科技大學（原為華中理工大學）召開，當時主管高等教育的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周遠清，以「加強文化素質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為題作了講話，他開宗明義地提出，提高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是我們這幾年「面向二十一世紀教學改革」的重要思考，也是一個重要的探索。⁷自此揭開了全國高校開展文化素質教育的序幕。1998年，教育部印發了教高2號文件——《關於加強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的若干意見》⁸，明確了文化素質教育的基本內涵，指出：

大學生的基本素質包括思想道德素質、文化素質、專業素質和身體心理素質，其中文化素質是基礎。我們所進行的加強文化素質教育工作，重點指人文素質教育。

7 周遠清：〈加強文化素質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質量〉，收入周遠清、閻志堅主編：《論文化素質教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頁2。

8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高教司：《關於加強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的若干意見》（教高〔1998〕2號文件），北京：教育部，1998年。

同年，教育部成立了高等學校文化素質教育指導委員會，並於次年年初，在試點的基礎上，批准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53所院校合共成立32個（含合建）國家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將中國高校的文化素質教育推向了一個新階段。2005年，清華大學召開了「紀念文化素質教育開展十周年暨高等學校第四次文化素質教育工作會議」，教育部部長周濟到會講話，提出「要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切實推行素質教育；要抓住機會，乘勢而上，開創高等學校文化素質教育的新局面」。會議提出在全國高校中增設文化素質教育基地。2006年4月教育部批准增設第二批文化素質教育基地61個，覆蓋104所高校，加上第一批的32個基地，現共有基地93個，共覆蓋157所高校。

隨著高等教育各項改革的發生和發展以及建設一流大學目標的召喚，一系列與大學使命尤關的問題越來越受到關注，包括：大學之道和大學之用、求真與務實、「制器」與「育人」、專業教育和通識教育以及專業成才和精神成人等。我們或許可以注意到，當教育部倡導文化素質教育時，各高校積極響應，精英學者亦推波助瀾，這使通識教育的理念和實踐在文化素質教育制度的平台上，悄然形成一種新的本科教學改革趨勢。各大學，特別是一些研究型的名牌大學，正以各種方式探索和試驗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相結合的本科教育。實際上，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武漢大學、復旦大學等都不約而同地以「通識教育」來描述和規劃各自的本科生培養方案，並將通識教育作為本科教育改革的重要指標之一。清華大學自2001年始，將其本科教育陳述為「通識教育基礎上的寬口徑專業教育」；北京大學則提出「低年級實行通識教育，高年級實行寬口徑的專業教育」，並從2000年9月開始在全校組織開設「通識教育選修課」；武漢大學從2004年起，本科生無論文科還是理科，均需修滿12個「通識」課程學分才能獲得學位；其他研究型、綜合性大學還紛紛成立實驗型的本

科學院，如南京大學的匡亞明學院、浙江大學的竺可楨學院，中國人民大學的國學院，以及北京大學由元培計劃試驗班發展而成的元培學院，以此推行通識教育，迄今為止當數復旦大學在這方面走得最遠。2005年，以文理學院為基本特徵的復旦學院宣告成立，復旦大學三千七百名新生（包括近三百名外國留學生）按專業錄取後進入復旦學院，經過一年寬口徑的文理基礎教育之後再進入專業院系學習。復旦學院的成立，標誌著中國內地的高等教育，特別是一流大學，在高等教育大眾化和技術專業化的趨勢中，為保持研究型大學的精英水準和培養規格，在通識教育的道路上邁出的新步伐。復旦本科學院的建立，為全面推行和實施文理兼顧的通識教育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證，雖然其具體實施模式還有待觀察和研究，實際效果更是有待時日和實踐的檢驗，但在育人理念上已突出了需要培養學生全面發展的教育思想，這與文化素質教育所倡導的「素質教育的基本理念……就是人的全面發展」⁹和「以培養和提高人才的人文素質和科學素養為根本目的的人文教育和科學教育」¹⁰的教育理念是基本一致的。

回顧中國內地文化素質教育和通識教育近十年的發展，可以看出，其意義和影響正在向一個更高的層次和目標發展，已超出當初僅為糾正文理分割的專業教育帶來的弊端，向學生（特別是理工科學生）補充人文和藝術營養的主旨。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以素質教育理念為出發點，以通識教育為基礎的大學本科教育將擔負起弘揚

9 張豈之：〈紀念大學文化素質教育十年——我對大學文化素質教育的體會〉，《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05年第6期，頁1。

10 周遠清、劉鳳泰、閻志堅：〈從「三注」、「三提高」到「三結合」——由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看高等學校素質教育的深化〉，《中國高等教育》，2005年第22期，頁5。「三注」，即注重素質教育、注視創新能力培養、注意個性發展。「三提高」，即提高大學生的文化素質、提高大學教師的文化素養、提高大學的文化品位與格調。「三結合」，包括文化素質教育與教師文化素養的提高相結合、文化素質教育與思想政治教育相結合、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相結合。1995年提出加強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這主要是針對當時高等教育中所存在的重理輕文、培養模式單一、專業面狹窄、人文教育薄弱等弊端而提出來的，希望通過這項改革以探索高等教育的教育思想和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思想道德素質是根本、是靈魂，而文化素質是基礎。

民族文化、傳承人類一切優秀文明遺產、重建精神價值體系和文化認同體系的歷史使命。這不僅關係到高等教育的教育和教學質量，而且更關係到以下宏願能否實現：重建中國大學的大學文化和品格；為中華民族和文明的崛起，造就具有良好品性和能力的各行各業精英和領袖；這些精英和領袖具備高度的責任感和優良的素質，以應對社會轉型和全球化帶來的各種機遇和挑戰。

二、現實與瓶頸

然而，在政府倡導素質教育、各高校紛紛建立文化素質教育基地、以及學者專家呼籲通識教育的過程中，很多深層次的問題也慢慢暴露出來，這些問題既有理念上的，也有實踐上的。經過十多年文化素質教育的實踐，我們對大學使命的認識雖然有所進步，但理念層面上的問題並未完全解決，而恰恰正是在理念上對文化素質和通識教育尚未形成廣泛和高度的共識，結果導致了目前實施層面的種種問題和困難，並構成通識教育向縱深發展的一大瓶頸。如果說上世紀五十年代至文革前的高等教育，是以培養技術人才為主，那麼在文革後，特別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高等教育則很快被經濟、法律、管理、計算機等應用型專業各霸鰲頭。1952年院系調整留下的重理輕文後遺症，與當下實用（技術）性熱門專業的巨大吸引力及市場經濟的強大衝擊力聚合在一起，對基礎學科、對處在方興未艾階段的人文通識教育都形成巨大的擠壓和衝擊。與此同時，各高校為了建設所謂一流大學所產生的內在衝動和外在壓力，使得決策層中的一部分人只熱心短期效益和標誌性成果，不太熱衷通識教育的長遠目標和大學育人的根本目的。結果，文化素質教育和通識教育的深刻內涵和深遠意義被忽視，即高質量的文化素質通識課程是能夠為廣大學生提供一個更加完善的文化價值體系和思想道德基礎，促成大學生培養全面的人格和在

中國內地現代化進程中重建文化理想和文化主體性。這些價值，楊叔子、周遠清、甘陽等致力推動中國文化素質教育和通識教育的學者都曾反覆強調，但是，若要令各高校的領導、教學管理人員和廣大師生達成廣泛的共識，則尚需時日。

如果文化素質教育和通識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思想和素質的培養，以及價值觀念和人格理想的塑造，那麼，以人文教育為基本核心的通識教育課程應該與現行的政治思想道德課程進行資源和課程的整合，而不是相互割裂和脫離。然而，整合的工作雖有教師個人的嘗試，但總體上的探索尚待展開。教育部多次強調文化素質教育要與思想政治教育相結合，但對結合的方法和模式主要是一些原則性意見，具體操作層面有待於各大學作出具體的研究和探索：

強調文化素質教育與思想政治教育的結合，就是要重視文化素質教育的基礎性作用。就一個人才而言，離開文化素質作基礎，其思想政治素質就失去了根基，成為空中樓閣；對於高等學校的人才培養來說，思想政治教育如果只是教條的灌輸和空洞的說教，就不可能起到應有的作用。相反，如果離開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素質教育也就失去了方向，其價值也就隨之喪失了。¹¹

就實際教學層面而言，文化素質課程和思想政治課程在體制和管理上是兩個互不相干的體系，各由一套人馬負責設計和實施，在清華大學分別佔13和14學分。在專業課程負擔過重，政治、外語（4學分）、體育（4學分）等課程作為必修課的情況下，相當長時間以來，高校

11 同上注。

中部分教師和管理人員對文化素質教育或通識教育課程都抱有誤解和偏見，甚至不把文化素質通識課程看成是本科的基礎教育或支柱性課程。雖然有學分上的基本要求，但在實際教學中，被看成是專業課以外的錦上添花和「擴大」學生人文興趣和知識面的營養課程。因此，相當一部分文化素質通識課程遠未能達到深入學習，嚴格要求的高度，與其應有的基礎課地位不符。就目前而言，文化素質課程在清華還只是與政治、外語、體育並行的通識教育課程（35學分）的一部分。

有學者指出，通識教育在美國的精英大學之所以形成氣候並成為一流大學的看家法寶，主要是因為美國有通識教育的傳統。相比之下，今天的中國大學，特別是以理工科為主導的綜合性大學，通識教育則是在長期形成的專業教育模式中添加進去的，因此缺少了歷史的基礎和文化的根基，理念和現實的距離是必然存在的。¹²然而，如果我們仔細研究一下美國通識教育的歷史與經驗就會發現，美國通識教育傳統的形成並非一帆風順，一蹴而就。以哈佛大學為例，其通識教育可謂歷經幾度滄桑和變革——從1869年艾略特（C. W. Eliot）校長推行的選修制（elective courses），到1945年科南特（J. B. Conant）校長領導的委員會發表的紅皮書《自由社會中的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再到1978年博克（D. Bok）校長任命文理學院院長羅素夫斯基（H. Rosovsky）主持完成的長達36頁的《哈佛大學核心課程報告》（*Harvard Report on the Core Curriculum*），前後歷經一百五十多年的發展歷程。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哈佛作為美國一流大學之首，再次審時度勢，於2002年10月開始對本科現行課程進行新一輪全面檢討和改革，其間出籠了好幾個版本的通識教育課程報告，直

12 引自旅美學者顏海平教授與筆者一次關於在中國推行通識教育的交談。

到2007年5月才拿出一個仍有爭議並正在充實之中的新「通識課程計劃」(Program in General Education)，擬在2009年開始執行，可見由計劃到實踐共用了七年的時間。美國另一所名牌大學芝加哥大學(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也是推行通識教育的重鎮，但是當年赫欽斯(R. M. Hutchins)校長在推行名著閱讀通識教育課程計劃時可謂歷盡艱辛，困難重重。赫欽斯於1929年始任芝加哥大學校長，上任之後便著手推行本科教育改革，提出通識教育貫穿本科四年的本科學院方案，但幾次遭遇否決。直到1942年，赫欽斯的四年制本科學院方案才終於被通過，自此在美國現代研究型大學中，芝加哥大學建立了最強化通識教育的本科教育體制。雖然芝加哥大學以後的本科體制也和美國多數的研究型大學一樣，改成本科前兩年為通識教育，後兩年才向專業方面分流，但赫欽斯時代所奠定的傳統，尤其是現代通識教育以經典閱讀為中心的傳統，使芝加哥大學日後被公認為大學本科通識教育的典範。再看其他幾所重點大學，如耶魯、哥倫比亞、麻省理工、史丹福等，無不經歷多次的大討論而達成今天的共識和效果。

因此，我們認為，通識教育在中國的突破性進展關鍵在於大學，特別是一流研究型大學在「甚麼是大學本科的基本任務」之問題上達成共識：一流研究型大學在本科人才培養上，最主要任務是直接培養技匠，還是為培養高質量、高素質的人才而奠定一個文理通識的基礎，並在此基礎上因材施教，以形成相對的專業傾向？在當下高校普遍存在著急功近利，追求所謂標誌性、可量化性成果，教師中普遍存在重科研、輕教學，重研究生教育、輕本科生教育的情況下，只泛泛提倡創新型教育，不更多考慮如何奠定深厚的文理通識基礎，創新型教育將有可能成為無源之水和無本之木。因為攀登學術的巔峰好比構建金字塔的塔尖，高聳的塔尖是需要以其寬實的根基為依托的，大學除了培養有一定專業特長的人才之外（這同樣是大學不可迴避的應該承擔的社會責

任)，還要造就有健全的人格、合理的知識結構、高度責任感及能引領社會健康發展的中堅力量。

三、通識教育在清華

如果梅貽琦時代強調「通識為本，專識為末」，蔣南翔時代強調「又紅又專」，改革開放後，清華大學則努力秉承傳統，一直比較重視通識教育。1981年清華設立以文史哲為主的人文選修課，1987年，文化素質教育課程以指定性選修課方式正式進入清華大學的課程體系。此後，清華大學更多次進行了學分要求和課程體系的充實和調整。在2000-2001年的第21次教育工作討論會期間，文化素質教育受到學校領導的高度重視，在理念與實踐上均對加強通識教育達成共識，形成了「在通識教育基礎上的寬口徑專業教育」的辦學思路。在總學分從170減少至140的情況下，文化素質教育課程由5學分增加到13學分。2002年，初步形成由十大課組構成的文化素質課程體系，為通識基礎上的專業教育模式奠定了教學基礎。自此，清華的文化素質通識教育在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人才的基礎地位得到初步確立。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以工科為主導的特點在建設綜合性、研究型大學的目標下依然顯著，並將長期成為清華領先國內大學的看家法寶。因此，對工、理和文科同學，特別是社會應用性學科的同學來說，實施人文教育就顯得尤為必要和迫切。厚實的文理基礎，是培養具「高尚的健全人格、寬厚的業務基礎、敏捷的創新思維、厚重的社會責任、廣闊的國際視野和潛在的領導能力等優秀素質的高質量骨幹人才」¹³的前提和條件。因此，近年來清華穩步採取「按院系招生，按

13 清華大學：《清華大學2001-2005年教育改革與發展綱要》，發表於「清華大學第21次教育工作討論會」（2000年11月至2001年12月，清華大學）。

大類培養」的模式，力求逐步達到「通識教育基礎上的寬口徑專業教育」的本科人才培養格局。

一直以來，清華大學對全體學生推行的通識教育，存在與中國內地其他院校共有的通病，主要表現是：課程名目繁多、參差不齊，部分課程沒有經過周密計劃和設計；既符合通識教育要求又受同學歡迎的精品課程不多；大部分課程要求不高，以概論性、「甜點性」課程居多，接觸原典、深入學習的課程則較少等等。究其原因主要在於：教學和管理資源相對有限、專業課程負擔過重、相關制度不夠明確、政策和經費落實不充分，以及課程體系改革帶來的資源重新分配引起大學內部各學科專業共同體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於是通識課程受到擠壓，其基礎必修課的性質和水準得不到應有的提倡和保證。這最終使部分教師，包括一些教學和教務主管只滿足於在課組和課程數量上做表面文章，以裝飾性、營養性、概論性、簡易性的課程定位來對待和要求通識課程，從而導致不少學生避重就輕、蒙混過關，直接影響了通識課程的整體質量和聲譽。

針對以上問題，清華近期提出了通識課程核心化、精緻化和規範化的發展目標，並於2006年秋，開始實施新的本科生文化素質教育通識課程方案。¹⁴新方案根據培養要求和學科專業之間的內在聯繫，將原來的十大課組重新整合成八大課組（歷史與文化；語言與文學；哲學與人生；科技與社會；當代中國與世界；法學、經濟與管理；藝術與審美；科學與技術），並在此基礎上重點規劃和建設以人文教育為核心的「文化素質教育核心課程計劃」，目前所設置的首批24門核心課程涵蓋哲學、歷史、文學、藝術、當代中國與世界等人文社科領域，¹⁵以閱讀經典、深度學習、嚴格要求為宗旨，採取名師上課、（部分課程）

14 參見附錄I。

15 2008年擬推出第二批核心課程，使科目總量達到五十門。

助教導修的雙軌教學方式，旨在通過名師上課和經典閱讀來引導和激勵我們的學生從進入最本質、最重要的學術問題和文化問題入手，培養自己的人文素質和思想境界。如果我們能通過核心課程的設立更加堅實有效地奠定本科生的的人文知識和人文素質基礎，並對其他通識課程起到以綱帶目的示範作用，那麼我們就有理由期望在努力解決教育問題的同時解決我們這個時代所普遍面臨的文化認同和文化創新問題。

除了通過課堂教學的方式進行文化素質通識教育外，清華一貫重視課外學習和實踐環節。早在1997年，我們就推出了「清華大學學生應讀書目（人文部分）」，書目涵蓋中外經典80種，¹⁶並設置了相應的名著導讀課程。為了進一步營造校園文化氛圍，開闊學生的文化和學術視野以及思考和想像空間，清華從2005年春季學期起，在原有「周六人文講座」的基礎上，連續推出「清華大學新人文講座」¹⁷。該系列講座每學期聘請國內外著名學者圍繞特定主題發表演講。已經涉及的主題和系列有：系列（一）「大學理念與人文精神」、系列（二）「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系列（三）「文明的對話與夢想」、系列（四）「藝術·科學·文化創新」、系列（五）「哲學與人生」、系列（六）「大學理念與大學文化」、系列（七）「科學與人文：雙贏和融合」，深受師生們歡迎。為了更好地體現學生在文化素質教育中的主體作用，活躍人文氣氛，自2000年始舉辦一年一度的學生文化素質知識競賽，受到廣大同學的積極響應和踴躍參與，截至2007年已舉辦七次。在實踐層面，1997年啟動的素質拓展活動，激發了同學們自我教育的熱情和創造力，在推動第一課堂和第二課堂的結合、文化素質教育和思想素質教育的結合上，取得了可喜成果。2005年，在以加強

16 該書目除了在圖書館獨辟書架外，還全部備有網絡版，參見胡顯章：〈十年探索十年發展——中國內地文化素質教育探索歷程〉，《大學通識報》，2006年，總第1期，頁1-25。

17 參見附錄II。

實踐教育為主題的第22次教育工作討論會的推動下，我們積極探索在文化素質教育中開展人文實踐的多種途徑，成立倡導經典研讀的「水木書苑」；同時，在暑期進行了「文化實踐」的探索，我們與鄭州大學、中南大學、甘肅省社會科學院等機構合作，由老師帶領一些對中國傳統文化懷有濃厚興趣的同學，對中原文化、湖湘文化、西域少數民族文化等進行實地考察，取得了一定成效。

四、問題和結語

如果理念或認識上的問題能得到較好的解決，那麼操作層面上的問題則可以根據各校的定位和特點，用符合實際、注重實效的方法加以具體實施。以清華為例，目前清華大學以人文教育為主導的首批文化素質通識教育共同核心課程已經基本確立，第二批核心課程正處於醞釀階段，但既理想又現實的教學模式和方法則仍在探索之中。精心設計核心課程和精心組織教學過程，將成為今後的工作要點。在學校重點支持、經費基本到位的情況下，目前核心課程在操作層面至少仍面臨如下兩大難題：

（一）經典閱讀課的師資問題

雖然我們並不要求所有通識課程都是經典閱讀課程，但我們認為，經典閱讀是通識課程的靈魂所在。在閱讀文化和閱讀習慣（在一定程度上又是思考習慣）被圖像文化、虛擬文化大肆圍剿和腐蝕的數碼時代，尤其需要讓我們的學生保持良好的閱讀和思考習慣，引導他們深度接觸世界文明的偉大經典（包括東西方和南北半球）。因這些偉大經典試圖提出並回答有關人生經歷和人的行為中最為深刻（the most profound）和最為永恆（the most enduring）的問題，進而使學生能夠與大眾文化和消費文化保持一定的心理距離，養成良好

的審美習慣和價值判斷能力。然而，如果按照精讀原典的要求來組織一部分課程，那麼，任教的老師便需要對原典讀得比較透徹、且具較豐厚的學術思想，同時能向學生深入淺出地講授其中的深刻內涵，以啟發他們挖掘背後的思想成因及其方法。由於這類教師為數不多，因此，當務之急就是培養和挖掘這些能深刻理解通識教育的根本宗旨、並能帶著通識理念進行奉獻式和創造性教學的教師。基於這樣的考慮，2007年7月25至31日，清華大學國家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和中國文化論壇聯合舉辦了「首屆文化素質通識教育核心課程暑期講習班」，在通識教育教師和助教培訓方面做了一次初步嘗試。講習班選取古今中外經典五部：司馬遷的《史記·五帝本紀》、魯迅的《破惡聲論》和《吶喊·自序》、尼采（F. W. Nietzsche）的《敵基督者》（*Der Antichrist*）以及索佛克勒斯（Sophocles）的《俄狄浦斯王》（*Oedipus the King*），¹⁸採取閱讀經典、名師上課、助教導修、小班討論的教學模式。來自全國八十多所高校的近二百名學員，在講習班上生動實驗和體驗了通識課程的課堂教學和助教導修環節，為通識教育核心課程的推廣和實踐提供了一定的經驗和參考，並借此機會進一步澄清和闡明了通識教育和素質教育的基本出發點和文化使命。¹⁹

（二）助教問題

由於中國大學的助教制度，特別是人文學科的助教制度起步較晚，以往我們的助教大多是幫助教授準備教學材料、批改作業和考卷，他們親歷課堂、與學生正面交流的機會很少。因此，能真正勝

18 文本主要由講習班主要策劃者之一甘陽老師擬定，「主要想法是中西兩方面各找一個盡可能源頭的文本和一個早期現代的文本，所以《五帝本紀》和希臘悲劇著眼點是中西文明源頭，尼采和魯迅則著眼中西的早期現代思考」（引自甘陽致筆者的郵件），文本的選定反映了講習班組織者對通識教育核心課程的基本考慮。

19 吳飛、趙曉力：〈作為文化事業的通識教育——「全國首屆文化素質通識教育核心課程講習班」綜述〉，《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07年，第5卷第4期，頁102-107；殷小平：〈首屆文化素質通識教育核心課程講習班綜述〉，《大學通識報》，2007年，總第3期，頁219-236。

任小班討論和導修的高水平研究生助教為數不多，急需在工作中進行培養。另外，在哈佛大學文理學院前任院長路易斯（H. Lewis）所寫的《沒有靈魂的卓越》（*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一書中，他批評哈佛用一群缺乏課堂組織經驗的研究生作助教，以及利用一些虛假的討論團體來替代教授講課的做法，我們需要對此加以警惕。目前中國的大學普遍存在重科研、輕教學、以及重研究生教育、輕本科生教育的情形，因此，我們尤其需要注意防範助教所扮演的角色。

綜上所述，通識教育在中國大學的進一步推進，將對大學的課堂教學，研究生及助教的培養，以及教授本身的學養和教學能力提出多方位的挑戰，其教學、學術乃至文化、社會意義將超過本科通識教育本身。2007年，清華大學提出進一步落實「全方位、全過程、全員」育人的文化素質通識教育指導思想，我們認為，指導思想能否到位，以及高度共識能否達到，將直接關係到文化素質教育和通識教育的理念和實踐能否具有足夠的力量，以改變既有的中國高等教育弊端和風氣。一旦理念問題真正解決了，實施層面的問題就有可能迎刃而解，而這恰恰是我們每一位關注和投身文化素質教育和通識教育的教育工作者所應努力的方向。

參考書目

1. 周遠清，〈加強文化素質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質量〉，收入周遠清、閻志堅編，《論文化素質教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頁2-8。
2. 周遠清、劉鳳泰、閻志堅，〈從「三注」、「三提高」到「三結合」——由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看〉，《中國高等教育》，2005年第22期，頁3-5。

3. 胡顯章，〈十年探索 十年發展——中國內地文化素質教育探索歷程〉，《大學通識報》，2006年，總第1期，頁1-25。
4. 胡顯章，〈努力以科學的大學理念推進文化素質教育〉，刊於《新清華（增刊）》，2005年10月20日。
5. 梅貽琦，〈大學一解〉，《清華學報》，1941年，第13卷第1期。

附錄 I. 清華大學文化素質教育通識課程選課指南 (2006年秋開始執行)

一、課程理念

清華大學文化素質教育通識課程以培養具有寬厚的基礎知識、多元的文化視野和敏銳的思維習慣，以及全面、均衡、和諧發展的人為根本目的。課程設置力求體現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以及人自身和諧發展的目標，提倡為學與為人相統一、科學與人文相交融、傳承和創新相結合的教育理念，重在提高和加深全體大學生的人文底蘊和科學素養，使全體學生在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的融合中，在人類古今中外優秀文化的熏陶中，成為具有遠大理想、道德責任和探究精神的優秀人才。

圍繞「高素質、高層次、多樣化、創造性」的人才培養目標和「在通識教育基礎上寬口徑專業教育」的模式，我校不斷完善本科生培養方案，努力培育學生具有健全的人格、創新的思維、寬厚的基礎、適應的能力和領導的潛質。在我校課程體系中，設置文化素質教育通識課程的宗旨，在於為全體學生提供一個共同的人文和科學基礎，提高和開啟探索新知識、新學科的興趣和多元視野。所設置的課程在總體上服務於如下目的：

1. 對中國文明史和中華民族精神有較全面的認識和較深刻的認同；對世界文明史有基本的瞭解，以能自覺地從世界文明的高度來看中國和世界，增強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
2. 對中外哲學有一定的瞭解，對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人與自我的關係有較深入的思考，對人生和複雜社會問題有較強的獨立思考與價值判斷能力。
3. 對中外經典文學作品具有較豐富的知識和較強的閱讀欣賞能力。
4. 對人類科學發展史和現代科學技術理論及其應用有一定的認識和瞭解，培養正確的科學技術理念與科學精神。
5. 對當代中國國情有較深入的認識，對重大國際問題有所瞭解，以能應對全球化對價值觀念和文化傳統帶來的挑戰。
6. 有較強的中英文寫作和口頭表達能力，能有效地表達思想和情感，積極健康地與他人交流和溝通。
7. 掌握一定的藝術基礎知識和才藝，有較高的審美品味。
8. 在知識結構方面，有科學與人文均衡發展的自覺意識和基本理念，自主學習、全面發展。

二、課程體系及選課要求

2006年實施新的本科生文化素質教育通識課程計劃。課程設置根據一般學科分類特點劃分八大課組：歷史與文化；語言與文學；哲學與人生；科技與社會；當代中國與世界；法學、經濟與管理；藝術與審美；科學與技術。要求全體本科生在本科學習階段，從以上八大課組中選修若干門課程（含新生研討課），修滿13學分，其中必須包含2門文化素質教育「共同核心課程」，1門藝術與審美類課程。建議理、工、醫類各專業本科生在1-7大課組內選課；文科學生在1-8大課組內選課，並注意避免在與自己所在專業學科相同的

課組內選課。文科學生應自覺培養自身的人文素質，同時具備必要的自然科學知識和科學素養，除選修人文社科類文化素質教育課程外，還應選修一定的科學與技術類課程，具體選修要求見本專業培養方案。

「共同核心課程」採取考試的方式，如果考試不及格，學生必須重修或補考。其他課程採取考試或其他考核方式，由開課院系和開課教師自定。如果考試不及格，學生可以重修該課，也可選修其他課程，但原修課程的成績將保留在成績單上。

附錄 II. 「清華大學新人文講座」一覽

「清華大學新人文講座」由清華大學國家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清華大學團委、清華大學教務處，以及清華大學圖書館聯合推出。2005年至今已舉辦七個系列，分別為：

系列（一）大學理念與人文精神

此系列講座試圖回顧並反思現代大學的理念與精神涵義，以及高等教育的最高目。探討的問題包括：現代大學的理想理念是甚麼？甚麼是大學教育中的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在大學文化中，怎樣才能培養和造就具有健全人格、全面發展的世紀新人？如何充分認識並肩負起現代大學實現大學的文化建設和傳承文化、開拓未來的歷史使命功能？科學與人文的融合是否可能？

系列（二）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此系列講座邀請著名作家和知名學者，從不同的角度講演和詮釋「讀書」、「行路」和「做人」等人生重大課題。

系列（三）文明的對話與夢想

此系列講座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世界文明的和諧發展為要旨，探討東方與西方、中國與世界的融合。

系列（四）藝術·科學·文化創新

自1999年原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成為清華大學美術學院以來，科學、藝術及人文的融合便成為清華大學一個新的辦學特色和日漸濃郁的文化氛圍。2001年清華90周年校慶之際舉辦的「藝術與科學國際作品展暨學術研討會」，在學界與業界產生了巨大反響，聯合國官員在致辭中提出，藝術與科學的整合不僅是教育而且是全球一體化的目標。繼而，以探索藝術與科學結合的奧妙與途徑為己任的「清華大學藝術與科學研究中心」應運而生。依託清華大學學科綜合交叉的優勢，藝術與科學的聯姻道路日益開闊，成果不斷湧現。把握現代科學技術為藝術的發展所帶來寶貴的機遇，適應國家向創新型轉型的需求，以及造就和諧發展的高素質創新型人才，需要我們加速推進科學、藝術、文化的創新。「藝術·科學·文化創新」系列講座即在此背景下展開。

系列（五）哲學與人生

當美國學者感嘆「沒有靈魂的卓越：一所偉大的大學（哈佛）如何忘記了教育」²⁰，當中國學者追問究竟何為現代大學的目標和使命，中國大學生需要重塑甚麼樣的精神人格？「哲學與人生」系列講座即幫助學生思索生活的真諦。

20 H. R. Lewis, *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6).

系列（六）大學理念與大學文化

隨著「建立创新型國家」理念和目標的提出，有關大學理念的研究和探討又有了新的內容，其中，關於「大學文化」的探討正在成為大學理念和大學實踐的新課題，無論是觀念創新還是制度創新，無論是科學創新還是技術創新，都離不開文化的創新。「大學理念與大學文化」系列講座主要探討大學作為傳承、發展和運用知識的中心場所，在建設创新型國家的進程中所要承擔的傳承、創新、研究和融合文化的責任。

系列（七）科學與人文：雙贏和融合

此系列講座探討在新的歷史發展時期，人文追求與科學精神、文化自覺與文化融合、價值認同與理性選擇對於大學發展和民族復興所具有的時代特徵和現實意義。

附錄 III. 教材、叢書建設（據不完全統計）

1999年始，陸續出版「清華文化素質教育叢書」，已出版的有：《中國哲學精神》（張豈之著）、《西方哲學精神》（何兆武著）、《眾妙之門：中國文化名著導讀》（張豈之、楊君游主編）、《昨夜星辰：中國古典詩歌品鑒》（孫明君主編）、《咫尺千里：明清小說研究》（丁夏著）、《萬里一月：中國古代散文史》（楊民著）、《文物精品與文化中國》（彭林著）、《西方文學：心靈的歷史》（徐葆耕著）、《永遠的烏托邦：西方文學名著導讀》（曹莉主編）、《探驪尋珠：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名著導讀》（張玲霞著）等。

2005年始，陸續出版「清華新人文叢書·科學人文系列」，已出版的有：《科學與藝術：方法與觀念的交融》（劉兵、戴吾三著）、《科學家的不正當行為——捏造、篡改、抄襲》（楊艦等譯）、《科學技術與社會導論》（劉立著）等。

2006年始，陸續出版「清華新人文講座演講集」，已經出版和將要出版的有：《大學理念與人文精神》（胡顯章、曹莉主編）、《豐盈的寂寞》等。